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二中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男 元犀靈右全校字

護門鄧其章雲腕卷校

辨太陽病脈證篇

在表在外病各不同麻黃桂枝湯亦各判請彙集而參觀之太陽之病皮膚為表肌腠為外外證未解邪所傷其脈因浮弱者當以甘溫之藥資助汗而解宜桂枝湯

此一節言桂枝湯為解外之劑也張令韶曰自此以下十五節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

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也柯韻伯曰桂枝溫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發散外邪故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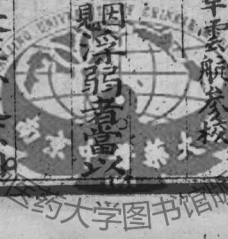
葛青龍凡發汗劑咸用之惟桂枝湯不可用麻黃而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何也桂枝為汗

藥中沖和之品若邪在皮毛則皮毛實而無汗故主麻黃以直達之令無汗者有汗而解若

邪在肌肉則肌肉實而皮毛反虛而自汗故不主麻黃之徑走於表止佐以薑棗甘草調和

氣血從肌肉而出皮毛令有汗者復汗而解二方之不同如此今人不知二方之旨以桂枝

湯治中風以麻黃湯治傷寒失之遠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一中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男 元 辟 靈 古 全 校 字

護 門 鄧 其 章 雲 航 參 校

辨太陽病脈證篇

在表在外病各不同麻黃桂枝湯亦各判請彙集而參觀之太陽之病皮膚為表肌腠為外證未解肌中之氣為脈因浮弱者當以

甘溫之藥資助汗而解宜桂枝湯

此一節言桂枝湯為解外之劑也張令韶曰自此以下十五節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

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也柯韻伯曰桂枝溫能散寒甘能益氣生血辛能發散外邪故麻

葛青龍凡發汗劑咸用之惟桂枝湯不可用麻黃而麻黃湯不可無桂枝也何也桂枝為汗

藥中沖和之品若邪在皮毛則皮毛實而無汗故主麻黃以直達之令無汗者有汗而解若

邪在肌肉則肌肉實而皮毛反虛而自汗故不主麻黃之徑走於表止佐以薑棗甘草調和

氣血從肌肉而出皮毛令有汗者復汗而解二方之不同如此今人不知二方之旨以桂枝

湯治中風以麻黃湯治傷寒失之遠矣



在表之邪未解尚見太陽頭痛等病醫者下之猶幸裏氣未奪反上逆與微喘者表未解故也蓋肌也表也氣原相

通邪邪從表而入肌亦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蓋杏仁降氣厚朴寬胸方中加此二味令邪從肌而出表故仍用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交錯者從肌腠出於皮毛而解矣按時人往

往於肌表二字認不清所以終身憤憤

此一節言表邪未解者不可下若誤下之仍宜用桂枝加味令其從肌以出表太陽有在表

在外之不同以皮膚為表肌腠為外也太陽表病未解而下之氣不因下而內陷仍在於表

不能宣發而微喘用桂枝湯從肌而託之於表加厚朴以寬之杏仁以降之表解而喘平矣

與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參看

在外之邪未解尚見太陽頭項強痛等病須知其為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為治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誤下後還用桂枝湯救外證之逆反男元犀按桂枝湯本為解肌誤下後邪未陷者仍用此方若已陷者當審何逆從其變而治

之然則外症未解救誤如此而內證未除者救之當何如師故舉一隅以示人焉

未汗而遽下之既以桂枝湯為救誤之法太陽病先以麻湯發汗而猶不解正宜以桂枝湯繼之而竟不用

而復下之此粗工泥守先汗後下之法不知脈理故也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令脈浮故知在

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先汗後下。察其脈浮病不解者。仍宜用桂枝湯以解外也。言外見麻黃湯後繼以桂枝湯為正法也。

再以表病用麻黃黃湯之法而言。太陽病脈浮緊。是麻黃湯的證。醫者不知用麻黃湯。至八日當陽明

九日當少陽主期不解。表證仍在。此雖為日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若服前藥已得汗而出。微除之。陽熱期

內盛陽盛其人發煩陰虛目瞑劇者必逼血上行而為血衄。衄出而經絡乃解。所以然者。以太陽主

陽明主悍熱之氣。少陽主相火之氣。三陽合并而為熱。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此一節言病在太陽。得陽明少陽之氣化。合并為熱之治法也。但言發熱不言惡寒者。主太陽之標而言也。

三陽氣盛汗之而不解者。既可使其從衄而解矣。而太陽本經之熱亦自有衄而解之證。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不自能衄而解者。其病比上條三陽合并稍輕而易愈。蓋血之與汗異名同類。不得汗必得血。不從汗解。而衄則無不解矣。

此一節言不因三陽之氣盛不用麻黃之發汗。而太陽標陽之熱若得衄則無不解矣。

男尉按發熱無汗。則熱鬱於內。熱極絡傷。陰絡傷血并衝任而出。則為吐血。陽絡傷血并督脈而出。則為衄血。此督脈與太陽同起目內眥。循督絡腎。太陽之標熱借督脈作衄而解也。

正曰汗與血異名同類。此說稍差。汗色白血色赤。汗質輕清。血質重濁。汗是衛氣。血是營

為出路。而解也。

傷寒論淺註補正

太陽篇中

二

血何得混言同類。蓋從汗解者。是使營分之邪。皆借衛氣外泄而為汗。汗者水也。氣乃水之所化。故口鼻之氣。著於漆石之上。皆復化而為水。膀胱之陽。化水為氣。直出者。上口鼻。橫出者。透內膜。達肌肉。而發於皮。毛則為汗。汗者衛氣復化之水也。屬之氣分。何得與血同類哉。血者營分之陰汁。營生於心。出包絡。屬於肝。循內網油。得小腸之氣。導之下行。則入血室。與膀胱相連。故熱結膀胱。有血自下之証。此下行之血也。其上行外達之血。亦隨小腸之氣。布達於外。透腔子。穿瘦肉。達腠理。至肌肉。為衛之守。是名營。血邪氣久留營分。則血為邪擾。血有餘而循經外溢。則邪隨血洩。得衄而解。衄之與汗。一是從營分解。一是從衛分解。何得混而同之哉。又曰。今人論太陽經證。但知膀胱。而遺却小腸。不知膀胱主氣。小腸主血。內經言膀胱氣化。則能出言。小腸化物出焉。即指化液為血以外出也。是小腸亦有功用。豈得指為尿管一條哉。

二陽併病。緣太陽初得病時。當發其汗。汗先出不通徹。因轉屬陽明。故謂之併病。夫既屬陽明。則水穀之汗相續。絕

肌表自見微汗出。果不惡寒。則太陽之證已罷。可以議下矣。若太陽惡寒。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必須

發汗為。如此更發汗二法。可小發汗。為偏於陽明之證。設面色緣緣正赤者。即面色有熱。陽明氣

怫鬱在表。當以小發解之者。仍以藥氣熏之。則也病若太陽經氣俱發汗不徹不足言僅陽氣怫

鬱不得越。緣前當發太陽之汗而不汗。熱邪無其人內擾不煩躁。此煩躁由於不汗所致與太不

知痛處。腹中四肢皆陽明之所主太陽之病邪并之。或乍在腹中。或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定位呼出為陽吸入為

其人短氣。然其所但坐以汗出不徹。以致陰陽之氣故也。更發其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

以脈滯瀼利不流。故知其汗液也。

此一節言太陽之病并於陽明也。龐安常擬補麻黃湯。喻嘉言擬桂枝加葛根湯。二方俱

隔靴搔癢。

正曰。此一條要分作兩段解。上段言皮毛不開則閉鬱其陽明之氣。故面色正赤。當解之

薰之。此為上段。其下若發汗不徹至末。是指周身膜腠內有停汗不出。為氣為飲之病。陳注

仍執定陽明解之。所以不確。短氣非陽明證。通查仲景書。無陽明證言短氣者也。蓋第二段

是言若非陽明併病。而止是太陽經發汗不徹。則無面色緣緣正赤之形。是不足言為陽氣

不得越也。此數句是文法剝換處。將上段撇去。以下乃言。此是太陽經病。本當汗出。使衛氣

外散而解。今因當汗不汗。則衛氣與邪停於膜腠之中。內膜通於包絡。汗當外出。而內犯則



煩躁外膜即周身之膜理故周身不知痛處乍在腹中是併入內膜也乍在四肢是游走外膜而併於四肢也按之不可得是在膜腠中往來無定也人身膜腠內外上下貫徹無遺故在膜腠中乃有此象此是何物在膜腠中只是汗留於內汗者衛陽發於膀胱中乃水所化之氣此氣不出則停而為飲凡有飲者皆短氣故其人短氣但坐而不得臥臥則氣更逆與欬逆倚息不得卧同例所以然者總由汗出不徹故停為飲更發其汗則愈合觀此條上一段是陽明有熱鬱於肌肉中下一段是少陽膜腠內有水氣游移不定一是不汗而閉其火一是一是留滯為水讀者正當分辨。

病出汗不徹且有小發更發之法况其為應汗不汗脈浮數者必發法當汗出而愈者誤下之乎然亦有法雖當汗而獨取尺脈為憑為法外之法蓋衛氣營血外循行於經絡之間而肺衛心營內雖幸其邪尚未陷血被傷而心悸者取資乎水穀之氣今下後陽明水穀之氣不充而無如氣被傷而身重傷而心悸者蓋衛氣營血外循行於經絡之間而肺衛心營內不可發汗聽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尺為陰此裏之虛慎勿亂藥惟糜粥自養漸復胃陰肌肉內堅預告須俟穀氣充病入勿幸速效天時旺則表裏之氣實而津液自和使自汗出而愈此法外

此一節言汗乃血液血液少者不可汗也。

正曰苓桂朮甘證建中湯證真武湯證均有心悸均指水飲內犯修園所素知也獨此解

為心血被傷。與他處不合。又解尺中脈微為胃陰不足。必俟穀氣充。尺脈旺。此說亦非。尺脈不診穀氣。平人穀氣充者。尺脈亦不盡旺。且微脈是陽氣微。非陰液虛也。修園常言。細為血虛。微為氣虛。何以此處自相矛盾。只緣不解自汗出乃愈之義。是以混誤。蓋此節言營汗。及下之。則傷其衛陽。而內動水氣。故心下悸。水上剋其火也。是下傷腎陽。不能化水所致。若再用麻黃湯發其汗。則陽愈洩。恐變為厥逆。肉瞤等證。所以然者。因尺脈微。是誤下傷其腎陽。故不可復以汗泄之。亦如大青龍湯之脈微弱。不可服。同一例也。蓋太陽為表。少陰即為其裏。此是少陰裏氣被下。而虛。腎陽不能化氣。安可復洩其陽以發汗哉。須扶少陰之裏氣。助太陽之表氣。使陽津外達。陰液內充。則自然汗解。如用桂枝加附子湯等法。是也。原文云。當自汗。須表裏實。一當字內中。明有方治。使之自汗。明明與不可發汗相對。以見不可用麻黃湯耳。蓋此數節。皆是為麻黃湯發議。陳注不知此意。而又解為血液少。誤矣。

由此法而推之。脈浮數。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麻黃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之外。更有脈浮緊之證。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麻黃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以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濃陳於六營。營氣不足。血液少。不能入於脈。故也。前云

數。因誤治而虛其陰。尚可勿藥。而俟其自愈。今則浮緊之脈。不易出汗。陰氣本虛。不因誤治所致。又不能俟其自復。而作汗。若云先補後散。補散兼用。更為妄語。吾觀虛人於未病時。服人參

傷寒論淺註補正 卷一 太陽篇中 四

地黃等藥無數尚且未見大效豈邪盛無汗之際得之即能補虛而不助邪乎是必無之理也當於本原處而求其治則得矣。

此一節承上節而續言脈浮緊之證以見血液少者不可發汗言外見雖發之而亦不能作汗也。

正曰以勿藥俟愈解上節有誤而此節又將尺中遲連浮緊解謂脈浮緊者不易出汗而

尺中遲又為陰氣本虛此不知寸關尺止一條脈遲則均遲安有寸關浮緊不遲而尺中獨

遲者哉仲景凡三部分言者必曰寸口關上若何尺中若何今其文法明以假令二字別於

上文謂假令脈不浮緊而尺中遲者則不可汗舉尺中遲者則知其三部皆遲也蓋脈之動

必由尺而及於關寸舉尺中則關寸可知矣脈者血脈西洋醫言心有左右房左為出血管

右為迴血管人心跳動不休心跳動則血管隨之而動西醫所謂管即中國所謂脈也心

火有餘則血多而其動速心火不足則血少而其動遲故遲為血虛若上節之脈微是跳動

輕微微為氣虛非血虛也氣附脈行氣虛不能鼓蕩是以跳動輕微蓋脈凡遲凡數皆責在

脈管故無尺寸之異凡微凡浮沉皆責之於氣非脈管中事也故有尺寸之異修園於上下

兩節遲微兩脈皆解為血虛誤也仲景文法移步換形剖悉極精讀者幸勿囿圖吞棗



二者於尺中之脈既知其脈浮而緊其尺者病在表而營不虛也。可以發汗宜麻黃湯。必他慮也。脈不可即便知其可矣。凡脈浮而緊其尺者病在表而營不虛也。可以發汗宜麻黃湯。必他慮也。脈浮而數其尺中者為裏不可以發汗宜麻黃湯。必他慮也。必他慮也。

此一節承上文兩節之意而申言之。

上言營言裏而診於尺中者以營為陰也。營陰而衛陽結合而循行於肌表。今請再言衛氣。病人常自汗出者此為營氣本和熱營氣和者

而竟有常自汗之外之衛不諧以衛氣虛不能共營氣和諧故爾。蓋衛為陽營為陰陰陽貴乎和合。今營自和而衛不能與

諧和以致營自行於脈中衛自行於脈外。兩不相合。如夫婦之不調治者當乘其汗正出時與

於陽復發其汗。則陽氣營衛以和則汗不復出。愈宜桂枝湯。

此一節因上文營氣不足而復及於衛氣也。

補曰成無已風傷衛寒傷營之說本此不知仲景並未分風寒只論營衛蓋此是營衛自

病不因外邪也。若傷寒中風之自汗則是邪在營分而衛不與偕。與此方治法雖同而其理

各別。

病人藏府無他病。惟有時發熱。因有自汗出。每熱則汗出與無熱而推其不愈者。即內經所謂

湊之故少氣此衛氣因陽熱不和也。治先於其未發之時發其汗欲從汗以泄其陽熱。並以啜

傷寒論淺註補正 太陽篇中 五

愈宜桂枝湯主之。

上節言衛氣不和。乃衛氣不與營氣相和。此節言衛氣不和。乃衛氣之自不和也。張令韶云。

此二節言桂枝湯能和營衛而發汗。亦能和營衛而止汗也。柯韻伯云。一屬陽虛。一屬陰虛。

皆令自汗。但以無熱有熱別之。以常汗出時汗出辨之。總以桂枝湯啜熱粥汗之。

前言邪從衄解。一在八九日。二陽熱盛服麻黃湯之後而解也。一在太陽本經熱盛亦有傷寒不服麻黃湯可以自衄而解也。然二者皆於衄後而解。亦有衄後而不解者。不可不知。

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其衄點滴不成。流雖緊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之變也。蓋彼為虛脫。此為盛盈。彼此緊而表邪未解。仍以麻黃湯主之。可發汗為辭。謂汗後有額上陷脈。

緊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之變也。蓋彼為虛脫。此為盛盈。彼此判然且衄家是素衄之家。為內因致衄。此是有因而致為外因。

此一節又補言衄後邪不解之證也。然邪解而脈微。邪不解而脈浮。以此為辨。

以上兩言得衄而解。又言得衄而仍不解。犬旨以汗之與血異名同類。不從汗解。必從血解。既衄而不成衄者。又當從汗而解之言之詳矣。然衄證又當以頭痛為提綱。以頭為諸陽之會。督

脈與太陽同起於目內眥。邪熱盛則越於督脈而為衄也。然頭痛病在上也。而察其病機則在於下。一曰大便。一曰小便。若傷寒不大便六日。六經之

又值太陽頭痛有熱者。熱盛於裏。而與承氣湯上承熱氣於下。其頭痛有小便清者。知熱不在

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以麻黃湯泄其表熱。此一若頭痛已者。勢熱而必行。而為衄前。以頭痛而預

定之也。然猶有言之未盡者。病在表者。固宜麻黃湯。至宜桂枝湯。於未衄之於病在肌腠。其邪熱從肌腠而入。經絡頭痛亦必作衄。宜桂枝湯。於未衄之

南京

此一節以頭痛者必衄五字為主。而言在裏在表在經之不同。欲學者一隅而三反也。

總而言之桂枝與麻黃功用甚廣。傷寒服麻黃發汗後汗出身解。至半日許復發熱。煩是表而桂枝湯更有泛應曲當之妙。

而肌邪未解。脈不見。桂枝之浮弱。浮數者。知非麻黃症未罷。乃肌腠之邪不解。動者。可更發麻也。又診其脈。仍見麻黃症之。浮數者。火之氣而為煩所致。麻黃湯不可治煩。可更發麻。

之峻而用啜粥。發其汗。宜桂枝湯主之。解肌以調和之法。以發其汗。宜桂枝湯主之。止煩。

此一節總結十五節。病有在表在外之不同。湯有麻黃桂枝之各異。而申言桂枝之用更宏也。

也。柯韻伯云。桂枝湯本治煩。服後外熱不解。而內熱更甚。故曰反煩。麻黃證本不煩。服湯

汗出。外熱初解。而內熱又發。故曰復煩。凡曰麻黃湯主之者。定法也。服桂枝湯不解。仍與桂

枝湯。汗解後復發煩。更用桂枝湯。活法也。服麻黃湯復煩。可更用桂枝。服桂枝湯復煩者。不

得更用麻黃。且麻黃脈證。但桂枝湯可用更汗。不可先用桂枝湯發汗。此又活法中定法矣。

汗吐下三者。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用之得當。則若汗吐下用亡津液。而且自亡陽之患。雖其攻邪之法也。邪去而病已。若之太過。為亡津液。汗吐下之症仍在。不可

復行汗吐下之法。陰陽氣自和者。邪氣必自愈。姑慢服藥。俟其陰陽氣自和者。邪氣必自愈。

此一節言汗吐下三法。不可誤用。張令韶云。以下十三節。皆所以發明首節之義。以見汗吐

下之不可誤施。有如此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致以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用利小治之。姑俟其得小便利。則陰陽和而表裏之津同。必皆自愈。

此一節言汗下逆施重亡津液也。

下之後復發汗。則氣虛於外。不能振寒。血虛於內。不能脈微細。所以然者。以汗下內外氣俱虛。

故也。

此一節言汗下後不特亡津液并亡其內外之陰陽氣血也。男元屏按此言倒施下汗之誤。病在外當汗解而反下之傷陰

液于內故脈微細復發汗又虛陽氣於外故身振寒此為內外俱虛陰陽將竭視上節病較重。

補曰振寒二字振是振戰凡老人手多戰動皆是血不養筋之故此因下後傷陰血血不

養筋則筋強急若不惡寒則無所觸發筋雖強急亦不振動茲因復發其汗傷其陽氣氣虛

生寒是以發寒而振惟其氣虛則脈應而微微者氣不能鼓出故脈之動輕惟其血虛則脈

應之而細細者血管中血少故縮而窄小所以然者內被下而血虛外被汗而氣虛之故也

仲景文法字字承接一絲不亂讀此節可悟仲景全部文法此與苓桂木甘真武證之振振

皆同惟彼單論水寒此兼論血氣義自有別



下之後復發汗。亡其陽氣。書曰為陽陽虛欲援同氣煩躁不得眠夜為陰陰盛則相安於陰分而安靜於不嘔不

渴。知其非傳裏之熱邪其於無表證之煩躁也。知非表不解。脈沉微裏也。身無大熱者陽虛於表也。此際不急復其

乾薑附子湯主之。

此一節言汗下之後亡其陽氣也。

補曰仲景辨證皆是同中辨似此節煩躁不得眠與陽甚煩躁無異必辨其夜而安靜不

嘔不渴無表證身無大熱方可斷為亡陽然使其脈不沉微則恐是外寒內熱之煩躁尚不

可斷為亡陽也必視其脈沉微乃為陽虛之極仲景全書辨證之細皆如此類讀者逐句當

審其詞氣之輕重也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一兩 附子二枚生用去皮擘破八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蔚按太陽底面便是少陰太陽證誤下之則少陰之陽既虛又發其汗則一線之陽難以自

虛必俯首不敢爭故夜則安靜又申之曰不嘔不渴脈沉微無表證身無大熱辨其煩躁之絕非外邪而為少陰陽虛之的證也證既的則以回陽之薑附頓服何疑

發汗後邪記淨身猶疼痛為血虛無以脈沉遲者沉則不浮不浮則非表邪矣適則不桂枝加

芍藥生薑各二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則痛愈。

此一節言汗後亡其陰血也。

補曰仲景脈法散見各條須加鈎考乃能會通有如此處論脈曰微細曰沉微曰沉遲粗

工遇此不過一虛字了之而仲景則大有分別故於脈微細者自註曰內外俱虛故也以見

內之血虛故脈細外之陽氣虛故脈微至下兩節一則曰沉微申之曰身無大熱者蓋孰屬

氣分無熱則氣虛氣虛不能鼓動故脈微所以主用附子補腎與膀胱之氣也一則曰沉遲

而先叙其身疼痛蓋痛屬血分血生於心由心管出而散為脈故脈經言脈為血府內經言

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西洋醫法言心體跳動不休故脈應之而動與內

經心生血及脈為血府之說皆合醫林改錯言血不能跳動凡脈之動皆是氣動此說非也

使其是氣動則氣一呼當應之而一動氣一吸當應之而一動何一呼動二至一息動二至

顯然與呼吸相左哉以是知脈是血管應心而動為無疑矣心火甚則動速心火虛則動遲

故主用桂枝以補心火而生血也同一沉脈而一遲一微又有氣血之分讀者當於細察處

求之。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芍藥四兩

甘草二兩
炙

人參三兩

生薑四兩
切

大棗十二枚
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餘依桂枝湯法。

蔚按

此言太陽證發汗後邪已淨而營虛也身疼痛證雖似外邪而血虛不能養營者必痛也師恐人之誤認為邪故復申之曰脈沉遲以脈沉者病不在表遲者血虛無以榮脈

也方用桂枝湯取其專行營分加人參以滋補血液生始之源加生薑以通血脈循行之道加芍藥之苦平欲鎖蓋桂之辛不走於肌腠而作汗潛行於經脈而定痛也曰新加者言邪

盛忌用人參今因邪淨而新加之註家謂有餘邪者誤也。

且汗吐下不如法而誤施之既已增病亦恐傷及五藏之氣先以熱邪乘肺言之蓋發汗後切

太陽之氣與肺金相合而主皮毛若麻黃證標陽盛者竟用桂枝湯啜粥以促其汗發汗後切

不可更行桂枝湯何也桂枝之汗出而不能除麻喘究竟汗為熱汗而麻黃無大熱者熱感於

於肺而外熱反輕也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取石膏止桂枝熱逼之汗仍

此一節言發汗不解邪乘於肺而為肺熱證也張令韶云自此以下五節因誤施汗吐下致

傷五藏之氣也柯韻伯云溫病風溫仲景無方疑即此方也按柯氏此說雖非正解亦姑存之以備參考。

傷寒論卷之五

太陽篇中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四兩 去節

杏仁五十個 去皮尖

甘草二兩

石膏半斤 碎 綿裹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男元犀按

此借治風溫之病論曰太陽之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一節未出其方此處補之其文畧異其實互相發明不然汗後病不解

正宜桂枝湯曰不可更行者知陽盛於內也汗出而喘者陽盛於內火氣外越而汗出火氣上越而喘也其云無大熱奈何前論溫病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邪從內出得太陽之標熱

無太陽之本寒也今曰無大熱邪已蘊釀成熱熱盛於內以外熱較之而轉輕也讀書要得間不可死於句下至於方解柯韻伯最妙宜熟讀之柯韻伯曰此方為溫病之主劑凡冬

不藏精之人熱邪伏於臟腑至東風解凍伏邪自內而出治當乘其熱而汗之熱隨汗解矣此證頭項強痛與傷寒儘同惟不惡寒而渴以別之證係有熱無寒故於麻黃湯去桂芩石

膏以解表裏俱熱之證岐伯所云未滿三日可汗而已者此法是也此病得於寒時而發於風令故又名曰風溫其脈陰陽俱浮其證自汗身重蓋陽浮則強於衛外而閉氣故身重當

用麻黃開表以逐邪陰浮不能藏精而汗出當用石膏鎮陰以清心表裏俱熱則中氣不運升降不得自如故多眠鼻鼾語言難出當用杏仁甘草以調氣此方備升降輕重之性足以

當之若攻下火熏等法此粗工促病之術也蓋內蘊之火邪與外感之餘熱治不同法是方溫病初起可用以解表清裏汗後可復用以平內熱之猖狂下後可復用微邪之留戀與風

寒不解用桂枝湯同法例云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持開此涼解一法為大青龍湯之變局白虎湯之先著也然此證但熱無寒用青龍則不宜薑桂恐脈流薄疾斑黃狂亂作矣此證但

熱不虛用白虎則不宜參苓恐食入於陰則長氣於陽謬語腹脹矣此為解表之劑若無喘

斷語言難出等證則又白虎之證治矣凡治溫病表裏之實用此湯治溫病表裏之虛用白

虎加參米相須相濟者也若葛根黃芩黃連湯則治痢而不治喘要知溫病下後無利不止證葛根黃連之燥非治溫藥且麻黃專於外達與葛根之和中發表不同石膏甘潤與黃連